

天气预报说好的雨还没有来,快递的生鲜已经到了,但我拖拖拉拉地延至午后才出门。果然,一出空调间,就像踏进那种老式的公共浴池,浓稠的温度扑面而来,不由分说地把我整个儿吞没。没有直射的阳光,天是亮灰色。树梢有些轻轻地晃动,但不像是风,倒像是那些可怜的诗人在招风。又到蝉鸣季节,但那些树上的精灵往往是看不到的,尽管耳鼓里早已灌满它们沸腾的歌声。

既然汗如浆出,索性暂不取快递了,沿着树荫往好人公园走。说起来,还是被白居易蛊惑,他在《何处堪避暑》诗中有句:何处堪避暑,林间背日楼。何处好追凉,池上随风舟。清代诗人曹敬也诗:何地幽清可纳凉,幽清无过绿荷塘(《赋得荷净纳凉时得凉字·其一》)。思付附近的所在没有林间背日楼,倒是不远处的好人公园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”。

午后的公园极幽静,天地间仿佛只有我,还有三面垂柳,一池荷花,当然还有蝉鸣,那蝉声汪洋恣肆,仿佛是热浪波涛汹涌的合奏。既然已经汗湿,我索性选择池中连接两岸的栈桥,从那些繁茂的荷叶荷花中间慢行。木桥两侧是触手可及的清凉,叶是各种质地与形态的翠与绿,花是各种风致与娇羞的红与白。水里的鲦鱼大约被脚步声惊动,来去倏忽,有一枝荷花开始轻轻地晃动起来,一片片花瓣摇摇欲坠。周邦彦在《喜迁莺·梅雨霁》曾经描绘这个场景:梅雨霁,暑风和。高柳乱蝉多,小园台榭远池波。鱼戏动新荷。

记得某年的初夏时分,有友清晨在这栈桥上做瑜伽,彼时晨光乍起,水面上还弥散着隐隐的雾气,连同花叶掩映的女子,共同完成一幅人间仙境的构图。如果需要标题,魏晋时期无名氏《西洲曲》里的那句可谓恰如其分:低头弄莲子,莲子清如水。

略感遗憾的是公园的湖面太小,不过这是寸土寸金的都市,奢求不宜过多,

夏日里,我和先生间的体感温差,几乎是两个季节之别焉。他喜欢一溜爽,不出汗的21℃;我接受大热天,微微出汗,让皮肤透气的27℃。

在家里,他习惯打开客厅的大空调,还要关上

家里所有的大小房门。不一会儿,我就脚底透凉;而当我把温度调高到27℃,他立马头顶冒汗,滴到脸颊和脖子上。我说:“夏天出点汗又无碍,还排毒呢。”他说:“身上黏黏的,坐哪里都不舒服嘛。”没辙,我只能常常在27℃的小卧室里做我的事情,为了吃喝,不得不去21℃的客厅,得披着外套、裹了围脖、穿上袜子。这阵势与窗外的阵阵蝉鸣很不搭。到了夜晚,20多摄氏度的卧室里,我把蚕丝被盖满全身上下,他却只穿一套睡衣,呼噜到天亮。真不知道他体内的热能量“库存”几何,怎么能如此挨冻?虽然,彼此还不至于“水火不相容”,但相互间也没给好脸色!但凡说话,不是争论空调病的缘起,就是寒性体质的人如何度过夏天。

长此以往,总不是个事吧。终于,我们尝试了一种变通之法——把客厅的空调开到21℃,同时敞开家里厨房、卫生间、大小卧室甚至连着阳台的门,

上下,适合吃饭、休息、喝茶、聊天。进出厨房和卫生间,也不再有着扑面而来的热潮。这6℃温差的妥善处理,打破了横亘在我和先生之间的僵局。从这时起,我们俩总算有了笑脸相迎的夏日光景,在家里享受到“忽入甘露门,宛然清凉乐”。我的耳边还有他的啧啧称赞:“保持了这6℃的温差,也就是保持着我们老夫老妻间的谦让和包容,有道理吗?”噢,明明是我的主意,怎么换成他来“歌功颂德”了呢……

紫苏,绿紫相间的水滴形叶片,两两对生,越靠上的叶子越小,好像一双大手捧着一双小手,小手又捧着一双大手。小时候,院落里稀稀疏疏地长着几簇紫苏,原先只是风随意播撒的种子,后来祖母每年秋天采收紫苏根茎时,顺带也会留一些种子。到了春天,她将苏子撒在院落角,每到夏日,那一角便多了一抹清亮的紫色。

紫苏全身都是宝,常被用来做各种吃食。新鲜的叶子用来炒黄瓜,炒出的黄瓜

但胡思乱想往往止不住:倘若湖面再大些,便可行舟,便有了“棹移浮荇乱,船进倚荷来(隋·殷英童《采莲曲》)”的雅趣,再大些,或许还有李清照那般“误入藕花深处”以及“惊起一滩鸥鹭”的野趣。少年时家乡的村后有大河,每到盛夏时节,河中央便会绵延长出一片荷叶,心里极是羡慕那些花叶。只是因为少年,玩水只许在浅滩,去河中央是断然不被允许的,这时便苦苦央求大人们去采一枝回来,荷花也行,荷叶也行,如果有莲蓬,那就最好!不过,小屁孩的央求多半会被粗暴拒绝,偶尔得到一枝荷叶,便会开心地当作斗笠顶在头上,如凯旋的英雄般招摇过市。

但今天的我不采莲。我在湖边的柳荫下稍坐,看荷,听蝉,等雨,也等东南来的风。

这时发现池边不远的木椅上有一位先我来者,正戴着耳机,双手抱臂,靠着椅背沉沉睡去,旁边还有空的啤酒罐和食品包装袋,看来这位年轻的先生比我更会享受这江南的酷暑,像薛昂夫。这位元代的散曲家在《山坡羊·西湖杂咏》的“夏”篇里记述在西湖的消暑:晴云轻漾,熏风无浪,开樽避暑争相向。映湖光,逞新妆。笙歌鼎沸南湖荡,今夜且休回画舫。风,满座凉;莲,入梦香。细微的差别是,这池边鼎沸的不是笙歌,是蝉唱。还有,这年轻人的梦里是否有莲花的清香?

身上的汗稍有收敛,我得回去了,薛昂夫决定“今夜且休回画舫”,但我不行,我是出来取快递的。轻步往回走时,回头再看,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,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……这是中学时背诵过的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句子,但不知今晚是农历的初几?

胡思乱想着,脚步已进家门,凉意扑面而来。半岁大的黑猫小煤球四脚朝天睡在地板上,一双琥珀样的眼睛勉强睁开半只,瞟了我一眼。小煤球哪里知道,离开小半日的我不仅取回了快递,还找回许多关于夏天的美好。

上下,适合吃饭、休息、喝茶、聊天。进出厨房和卫生间,也不再有着扑面而来的热潮。

这6℃温差的妥善处理,打破了横亘在我和先生之间的僵局。从这时起,我们俩总算有了笑脸相迎的夏日光景,在家里享受到“忽入甘露门,宛然清凉乐”。我的耳边还有他的啧啧称赞:“保持了这6℃的温差,也就是保持着我们老夫老妻间的谦让和包容,有道理吗?”噢,明明是我的主意,怎么换成他来“歌功颂德”了呢……

有什么零食吃,祖母便会把各种蔬果做成果脯,再拌上盐、糖、辣椒粉和紫苏粉,实在是人间美味。紫苏叶不仅可以制成紫苏粉,给其他果脯增加香味,它本身也可以被做成果脯,香香甜甜,味道别具一格。

如果说紫苏的叶子是香料一般的存在,那紫苏的根茎简直就是参

宝。因为紫苏是一年生植物,每到秋天,祖母会把紫苏连根拔起。洗净、暴晒干燥后,将枝头的种子敲落,筛除杂质,再好生地將苏子包好。根茎部分则分成小堆,扎成小捆。每逢家人身体不适,祖母就会从楼顶拿出一捆紫苏根茎,放入铁锅,加红枣、黑豆和鸡蛋,煮出一碗紫苏汤,对病人的身体恢复有奇效。我不禁想到,难怪家乡人管紫

有写作者问于是之:“表演艺术家与演员,哪一个称呼最合适您?”于是之答:“演员。”他的名片上只有两个字:“演员”;有作者写了一本有关他的书,他将书名改为:《演员于是之》。

在话剧舞台上曾多次获得国家高级奖项,被观众称之为“话剧之神”“话剧梅兰芳”的于是之,终身视己为一名普通的、平凡的“演员”。戏剧大师黄佐临曾评价石挥为“眼低于高”的“稀有表演艺术家”,这位形象、表演酷似他“舅舅”石挥的于是之,也完全有资格获得此桂冠。

岁月荏苒。一转眼,这岁夜深受观众喜爱的表演艺术大师,离开我们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了。

从学生时代开始,我就熟悉了《青春之歌》中的余永泽、《龙须沟》中的程疯子、《茶馆》中的王利发……杨沫的小说《青春之歌》是我们上世纪60年代中学生的热门书,拍成电影后,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,记不清看了几遍,但我记住了与我同姓的主人公余永泽,也记住了余永泽的饰演者于是之。

于是之成了我的偶像,我成了“于粉”(现代语)。令我想不到的是,几十年之后,“于粉”居然有幸登

来了,我将花生浅埋在土中。两天后,有两棵花生从泥土里顶出了两瓣肥厚的叶子,渐渐变成了绿油油的叶子。但其他的花生,一个星期后都不见动静。

我以为附近鸟雀多,将刚出土的嫩芽叨走了。拭开泥土一探究竟,居然发现花生籽朝上,花生的嫩叶都在往泥土下面钻。我轻轻地将这些黄黄的花生秧倒过来,叶片朝上重新种了一遍。

第二天太阳一晒,所有的叶子转里成绿油油的了。我心里想,这些花生真的不灵光,为什么头朝下闷了这么多天呢?如果不是我帮忙,这些花生秧会不会闷死呢?真是木爹木娘生的。但后来我知道,不灵光的竟然是我。植物都是有向光性的,过几天它们都会掉头向上生长。

我最喜欢种番茄。市场上买来的番茄越来越硬,总是煮不嫩,口感非常不好。

我从百度中知道番茄需要打杈掐尖,掰掉侧芽,

苏叫“鸡苏”,或许是因为它在人们的饮食中不仅能像鸡汤一般给食物增味添香,又能像鸡肉一样具有保健功效。

长大后,我读了一些书,才知道紫苏自古就是一味药食同源的植物,它还有许多我不曾知晓的妙用。宋代街市上最畅销的“紫苏熟水”就是用紫苏熬制而成,曾被宋仁宗赞誉最佳消暑饮品。宋元方回也曾赋诗曰:“未妨无暑药,熟水紫苏香。”除了消暑,紫苏还被用来制作下气开胃的紫苏糕,明代宋濂在《竹屿山房杂部》中便记载了紫苏糕的做法。

不管是诗意的名字“紫苏”还是乡野的俗称“鸡苏”,紫苏从来不在乎这些,它只是安静地长在乡间地头,甘心做一株朴实无华的野草,千百年来一直默默地为人们的饮食与健康保驾护航。

门拜访,与“偶像”面对面地叙谈。80年代后期,我因组稿,报社派我赴京前往位于紫竹园的“高知楼”,拜访了于是之。

我去的那天,于老先生正在写一篇有关北京人艺的创始人、总导演焦菊隐的文章,他拿手稿给我看,并对我说,焦菊隐先生的治学精神、艺术追求非常严谨,是人艺的灵魂,够自己学习一辈子的,如果丢掉了

演员于是之

余之

它,就等于丢掉了北京人艺。

于是之还向我介绍了石挥。孩提时代,他常去“舅舅”石挥家玩,舅舅很喜欢他,亲手制作“大金鱼”风筝送给他;带他去看电影,他生平第一次看的默片电影,还是舅舅带他去看的;他还说石挥小时候淘气,其父罚他下跪,而跪的地方是堂屋的八仙桌前,桌下正好放着一盆枣,在罚跪的过程中,石挥居然将一盆枣吃个精光,可见被罚的时间够长。石挥南下上海后,演剧事业有了新转机,1942年,他被上海报界评为“话剧皇帝”,经济窘况有了改善,于

是,他常寄钱给仍在贫困中的外甥,于是之那年考取了“法文研究班”,却交不出学费,于是向舅舅求援,石挥很快将学费寄给了他。石挥在上海的舞台上,成功出演了轰动一时的《文天祥》《秋海棠》《蜕变》等,他每演一个角色,都要寄一张剧照给家里,石挥的母亲看着这些照片,笑得合不拢嘴,不断夸赞儿子长得“俊美”……这些独一无二的素材,对我在《文汇报影时》上连载石挥的故事,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。

那个年代没有手机,我们平时只能通过书信进行交流沟通。我每次去信请教石挥的问题,他都耐心地一一给我回复解答,并告诉我,发表在电影时报上的石挥故事他每期都看。这无疑是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与动力。他还应我的请求,为《文汇报月刊》撰写了近两万字的、有关他从艺生涯的长篇回忆,为我们办刊提供了鼎力支持!

十年前,于是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;但他的艺术生命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。正如人艺全体演职员工在送别老师的当天,在人艺大门口挂的横幅上书写的那样:“人民的艺术家,永远的于是之”。



沧桑(摄影) 赵海银

这样会利于番茄更好地生长。眼看着番茄树长势非常茂盛,我灵机一动,叶子遮住阳光、吸收养分,会影响番茄的生长。于是,快刀斩乱麻,做了一个大手术,粗暴地将主干顶端的嫩枝剪掉了大约三分之一,摘掉了大部分叶子,翠绿的番茄留在光秃秃的秆上。

听见我的剪刀咔嚓声,老婆从屋里急匆匆地跑出来,气呼呼地跟我说,“这几株番茄被你谋杀了。你娘种番茄的时候,从来不打顶的。”

我不以为然,告诉她这是我百度学来的,打顶能让已经结下的番茄有更多的养分。老婆是学生物的,一本正经地告诉我,植物是通过叶片进行光合作用,产生的有机物是自上而下输送的。没有了叶片,植物怎么进行光合作用?

我无言以对,继续百度,才明白打顶最好在顶部番茄的上面保留三片叶子,这样既能保证养分的供给,又能给番茄遮挡阳光。

庄稼一枝花,全靠粪当家。我坚持认为用农家肥的蔬菜,肯定比用复合肥的蔬菜好吃。所以我种蔬菜,总是想方设法搞一些农家肥。

同学开了一个养猪场。他帮我用编织袋装了包猪粪,让我自己去

是,他常寄钱给仍在贫困中的外甥,于是之那年考取了“法文研究班”,却交不出学费,于是向舅舅求援,石挥很快将学费寄给了他。石挥在上海的舞台上,成功出演了轰动一时的《文天祥》《秋海棠》《蜕变》等,他每演一个角色,都要寄一张剧照给家里,石挥的母亲看着这些照片,笑得合不拢嘴,不断夸赞儿子长得“俊美”……这些独一无二的素材,对我在《文汇报影时》上连载石挥的故事,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帮助。

那个年代没有手机,我们平时只能通过书信进行交流沟通。我每次去信请教石挥的问题,他都耐心地一一给我回复解答,并告诉我,发表在电影时报上的石挥故事他每期都看。这无疑是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与动力。他还应我的请求,为《文汇报月刊》撰写了近两万字的、有关他从艺生涯的长篇回忆,为我们办刊提供了鼎力支持!

十年前,于是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;但他的艺术生命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。正如人艺全体演职员工在送别老师的当天,在人艺大门口挂的横幅上书写的那样:“人民的艺术家,永远的于是之”。



沧桑(摄影) 赵海银

拿。我如获至宝般地赶到同学的养猪场,顾不得臭气熏天,将四袋猪粪放入小车后备箱。到家后,我将车洗过,再喷上香水,车里的异味足足半个月都不能消除。我的朋友开玩笑,这猪粪能坐上你的座驾,也够有价值的。

肥料拉到院子里,立即撒一部分到青菜中。第二天起来到菜园一看,所有的青菜都蔫了。老娘急得直跺脚,她辛苦个把月的青菜就这样死翘翘了。

她告诉我,新鲜的猪粪必须堆一段时间后才可以用,否则就会烧根。堆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发酵的过程。她让我挖了一个坑,将猪粪全部埋了进去,覆上一张薄膜。三五天以后,摸摸薄膜,手感到发烫。待到温度下降,堆放几个月后,肥料就彻底腐熟了。施用有机肥的蔬菜,长得特别有精神,吃起来味道也特别好。

我也像我的老妈一样,每天总喜欢站在菜地边,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闻着瓜果蔬菜散发出来的阵阵清香,心情也就格外舒畅。

每当蔬菜收获之时,便是我们欢乐的时刻。篮子里装满了鲜翠欲滴的瓜果蔬菜,更装满的是我们结实的日子。



健康